



我心深处

**Woody Allen on
Woody Allen**



[美]伍迪·艾伦

[瑞]史提格·比约克曼 著

周欣祺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Woody Allen on Woody Allen

我心深处

[美]伍迪·艾伦

[瑞]史提格·比约克曼 著

周欣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心深处 / (美) 伍迪 · 艾伦 , (瑞) 史提格 · 比约克曼著 ;
周欣祺译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 2016.11
ISBN 978-7-5133-2156-3

I . ①我… II . ①伍… ②周… III . ①艾伦 , W. —自传
IV . ① K837.1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5913 号

我心深处

(美) 伍迪 · 艾伦
(瑞) 史提格 · 比约克曼 著
周欣祺 译

策划机构：雅众文化

策 划 人：方雨辰

特 约 编辑：陈艺恒

责 任 编辑：汪 欣

装 帧 设计：崔晓静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 律 顾 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 者 服 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 购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910mm × 1260mm 1/32

印 张：11

字 数：221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1 月第一版 201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156-3

定 价：48.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Woody om Allen

Copyright © 1993 by Woody Allen and Stig Bjökman

Published by Alfabeta Bokförlag

雅众文化 出品

前言	I
序章	7
傻瓜入狱记	21
香蕉	42
呆头鹅	51
性爱宝典	58
傻瓜大闹科学城	66
爱与死	69
安妮·霍尔	74
我心深处	93
曼哈顿	104
星尘往事	113
仲夏夜性喜剧 / 西力传	122
丹尼玫瑰	134
开罗紫玫瑰	138
汉娜姐妹	142
无线电时代	146
情怀九月天	156

另一个女人	173
大都会传奇	186
罪与错	193
爱丽丝	210
影与雾	215
丈夫、太太与情人	225
曼哈顿谋杀疑案	235
插曲	247
子弹横飞百老汇	253
非强力春药	261
电视，戏剧以及其他活动	277
人人都说我爱你	282
狂人蓝调	291
解构爱情狂	299
名人百态	315
甜蜜与卑微	324
业余小偷	332
玉蝎子的魔咒	335
好莱坞结局	341

前言

在应邀写本书以前，我只见过伍迪·艾伦一次。那是1986年的春天，《汉娜姐妹》受邀参加戛纳电影节的非竞赛片单元。对于从来不愿离开纽约的伍迪·艾伦来说，和自己的电影一起在公共场合露面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因此他没有出席电影的放映式，但尽管如此，戛纳电影节还是找上了门。

电影节邀请让-吕克·戈达尔去纽约拍摄一个访谈，和伍迪·艾伦聊一聊他的电影。出于机缘巧合，我参与了那次访谈的拍摄，当时负责拍摄的制片人汤姆·拉蒂恰好是我的朋友，请我担任剧照摄影师。两位导演都接受了这一安排，但选用哪张照片作为剧照的最终决定权在伍迪。

拍摄是在伍迪·艾伦位于纽约曼哈顿电影中心的工作室的私人影院里进行的，那儿设施简陋，只有一张沙发、几把扶手椅和一张矮桌。较宽的那一面墙边的架子上摆放着伍迪的部分电影收藏，边上挨着一架老钢琴。放映屏则在较窄的那一面上，被黑色的幕帘遮盖着。

访谈持续了一个小时，非常顺利，两位名导几乎同样害羞。拍摄结束的时候，我为两人留了影，最后把胶卷给了伍迪。

那次拍摄结束之后我和伍迪鲜少联络，直到1991年夏天我向伍迪提出

做一本访谈录的想法，旨在探讨他的多重身份：作家、综艺名人、演员，以及最重要的导演。不久之后我得到了一个婉转的答复：时机不对。当时伍迪一如往常地忙于筹备他的下一部电影，但他表示愿意以后再谈合作。

1992年1月我受邀去纽约参加即将首映的《影与雾》的访谈拍摄，在哥伦比亚电影的放映室里观看了这部电影。第二天我作为欧洲影评人之一会见伍迪，一名女记者友好地、同时气喘吁吁地提醒我只有四十五分钟时间，因为“艾伦先生非常繁忙”。

我再一次踏进伍迪工作室的私人影院。还是那个宽敞的房间，还是那把柔软的宽扶手椅，除了架子上那摞伍迪从中获取灵感的收藏影碟的数量增加了不少以外，一切都不曾改变。架子下面是《丈夫、太太与情人》的录音磁带，伍迪正忙于进行这部影片的剪辑工作。

我到得很早，也可能是伍迪晚了，就在我准备录音笔的时候，突然听见几声咳嗽，紧接着是“对不起，我迟到了”。是伍迪，他的动静如此之小，就像《俄狄浦斯的烦恼》或《影与雾》中那种魔术师般的登场方式，从黑暗的角落突然出现，又像《开罗紫玫瑰》里那个从银幕上走下来的男演员。

我们的对谈开始了，主要围绕《影与雾》，也谈到伍迪最初与电影有关的经历和他早期的电影事业。时间过得飞快，伍迪的秘书进来提醒我们四十五分钟已经到了，但伍迪朝她摆了摆手，而后我们的谈话又持续了半个小时。

临别前我又向伍迪提起访谈录的计划，他暂时无法给出答复，说得等到春天再讨论这个项目。之后又经过几次沟通，我终于在6月初得到了确定的答复：7月至8月之间，趁着新片《曼哈顿谋杀疑案》的拍摄开始之前，伍迪可以抽出几周时间与我合作。

我们的访谈按照时间顺序回顾了伍迪的职业生涯，有时也会跳开去聊些别的。其实在访谈开始之前，我就向伍迪保证，他可以限制谈论的话题，拒绝任何他不想回答的问题，但这从未发生过。伍迪唯一的要求是这本书要有一个好看的封面。

会面通常安排在上午，我和伍迪坐在曼哈顿电影中心的影院一角，录

音笔记录着我们的谈话，每次大约两小时。伍迪同时还在筹备《曼哈顿谋杀疑案》。

8月13日，纽约报纸的头条爆出伍迪·艾伦已与米亚·法罗分居、双方就子女的抚养权提起诉讼的消息。两人原本从不抛头露面的私生活以一种冷酷至极的方式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

这一事件对伍迪的私生活和职业生涯来说无疑意味着双重的负面影响，我担心我们的合作会因此推延，但这只是暂时的，两天后伍迪就恢复了我们的会面，不过这一次的会面地点改为伍迪位于中央公园附近的顶层公寓中。

颇为讽刺的是，当时我们的访谈恰好进行到伍迪于同一时期执导的两部电影，《仲夏夜性喜剧》和《西力传》。米亚·法罗正是从这两部影片开始与伍迪交往。对于那些无法回避的问题，诸如两人是如何相遇并开始这段漫长的感情，伍迪像面对其他问题一样给出了毫不避讳的回答。

然而，由于围绕伍迪私生活的种种传闻纷纷扬扬，再加上《曼哈顿谋杀疑案》的准备工作也愈加耗时，我们的谈话不得不中止。聊完《汉娜姐妹》后，访谈暂告一段落，我回到瑞典，开始着手整理大量的采访材料。

1993年1月，我们恢复了对谈。如过去一样，地点安排在曼哈顿电影中心或是伍迪的家中。其中一些更全面、细致的谈话内容，诸如与《情怀九月天》和《罪与错》有关的章节，都是在伍迪家中进行的，也许是因为安静、隔绝的氛围能让人变得更专注，也更坦诚的缘故吧。而关于《无线电时代》的那次对谈则是在相对混乱的环境下进行的，当时是《曼哈顿谋杀疑案》拍摄的最后阶段，我们的谈话是在片场的移动拖车上进行的。

1月的那几天，我得以有机会跟随伍迪的电影拍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片场轻松愉快的氛围。拍电影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事业，但在伍迪的片场却丝毫不见通常充斥着的那种紧张和压抑。伍迪的幕后工作人员多年来不曾变过，大家都很熟悉，早已习惯彼此的工作模式，交流甚至都不需要语言，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足以心领神会。

接下来的一年我又有机会接触工作时的伍迪，这一回是《子弹横穿百老汇》的拍摄。伍迪对演员的尊重和信任令我感到意外，即使是在指导演

员的时候也不露痕迹。伍迪在拍摄时全然专注，而在拍摄间隙却让人感觉不到他在场。难怪有一些演员说，从未感觉到伍迪真正指导过自己什么，也许这就是他的秘密所在。伍迪完全依靠演员自身的潜能，提供极大的发挥空间，把自由与责任同时赋予演员，以此建立信任关系，也许这就足以解释为何众多著名演员都想加入伍迪的电影。

2001年秋天，我与伍迪再次见面，继续我们的谈话，谈电影和生活、艺术和音乐。伍迪繁忙依旧，私人生活的轩然大波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创作日程。自本书的第一版面世以来，伍迪又相继编写和执导了九部影片，即将于2002年5月公映的《好莱坞结局》也已经完成。

也许是为了平衡电影以外的生活的戏剧性，伍迪后期的作品变得更放松，也更自然。要采访伍迪也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他频繁地搬家，离开了堡垒般的曼哈顿，甚至开始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和戛纳电影节。

当我们再一次坐在曼哈顿电影中心的时候，一切都是老样子。破旧的沙发和扶手椅还在原来的地方，我甚至怀疑我们所坐的位置也和从前一模一样，伍迪坐在沙发的角落里，我坐在椅子上，中间隔着一支录音笔。曾经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些已被新面孔替代，这些新人看起来同样真诚，他们将跟随伍迪一起迎接之后的电影旅程。我们的谈话于2002年5月正式结束，伍迪同时还在筹备一部目前被称为“伍迪·艾伦的春日计划”的电影，也许下一部电影的剧本也早已完成，正静静地躺在他的抽屉里。

伍迪·艾伦在电影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与制片人签订的合约是每年至少编写和执导一部电影，只要不超出计划的预算范围，从电影的主题、剧本到演员、工作人员和最终的剪辑等等，伍迪都享有全权的自由。

我通过这本书所了解的伍迪·艾伦，与银幕上为大众熟知的那个伍迪大相径庭——那个怪异独行、对任何遭遇都表现出无可救药的神经质的人，那个自怜自艾、以近乎受虐的快感表现他的忧郁、固执、优柔寡断以及其他种种症状的人，不是真的伍迪。我所认识的伍迪，是一名自律的创作者和决策者，一个不断要求自己、对艺术和想象力绝不妥协的严肃自觉的艺术家。

伍迪的私人生活是我们不得而知的一部分，而他暴露在公众视线下的生活也已被缩减到最小程度。唯一雷打不动的是每周一晚上伍迪都会准时出现在迈克尔俱乐部，在一支传统爵士乐队中吹奏单簧管。现在演出已迁移至卡利勒咖啡馆，还是老时间：每周一晚上。只要没有电影拍摄，他就会去卡利勒吹单簧管。音乐也许是伍迪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吧，而这，以及伍迪其他灵感与创作的源头都将在本书中一一呈现。

2002年5月 于斯德哥尔摩

序章

胖男人：你在学校的时候研究过拍电影吗？

桑迪：没有，在学校我什么都没研究，是他们研究我。

——《星尘往事》

史提格：既然我们将要谈到你的电影生涯，不如就按时间顺序来回顾吧，当然也可以意识流地跳跃着来谈，类似于某种“闪回”¹的方式。

离开瑞典前，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重看《爱丽丝》的开头。我很爱这部电影，看了很多遍。在我的印象中，影片的开场是一个早晨，爱丽丝和她的丈夫、孩子们在一起……但其实并不是那样，真正的开场是爱丽丝和她未来的情人在水族馆的一场戏，这件事让我知道记忆并不总是可靠的，对细节应该永远保持小心。

伍迪：的确是这样，人在回忆看过的电影时往往会有偏差。

史提格：但这恰好符合你电影所传达的意识流风格，那种建构的自由。我想知道对此你怎么看。

伍迪：电影的美妙就在于此。有点像写散文，没有限制，你可以随意地处理时间，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¹ 闪回：在传统电影手法中，用闪回的短暂形象来表现人物精神活动、心理状态和情感起伏的一种艺术手法。现代电影中，闪回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表现某个角色的回忆或追诉，导演可能会将叙事顺序故意打乱。

有些人按照严格的线性叙事拍出了好电影，也有人喜欢不那么线性的、不紧扣主题的思维方式，我比较倾向于后者。我喜欢自由穿梭于时间，这是很自发的行为，并非下意识的。

史提格：那些看似无关的情节也是在剧本中就已构思好的内容吗？

伍迪：大部分是的，还包括我在剪辑室里或拍摄时的种种想法，但总的来说都是早已内在于电影结构中的东西。

史提格：现在要开启“闪回”模式了。你最初关于电影的记忆是怎样的？还记得你看的第一部电影吗？

伍迪：很难说，我想可能是《白雪公主》或类似的迪士尼电影。我记得那是1940、1941或1942年，从那之后我就成了经常光顾电影院的影迷。

史提格：那时你才五六岁或七岁吧……

伍迪：是啊，我是1935年12月1日出生的，差不多五岁的时候就被带去看电影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地迷上了电影。我小时候住在布鲁克林的中下阶层居住的地方，周围步行就能到的电影院有二十五家，所以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看电影。那时候每年都有大量新片上映，你可以在同一个月里看詹姆斯·卡格尼、亨弗莱·鲍嘉、贾利·库珀、弗雷德·阿斯泰尔的电影和迪士尼电影等等，实在是惊人的丰富。

史提格：我也很早就成为影迷了，但是比你晚些。我第一次看电影是在十一岁的时候，对我来说第一次进电影院更像是一种启示，一次近乎宗教性的体验。那是米高梅（MGM）¹的一部音乐剧，我瞬间就迷上了女主角简·鲍威尔，此后我几乎每天都看电影。

伍迪：你看的是《玉女嬉春》吗？

¹ MGM (Metro-Goldwyn-Mayer)：好莱坞五大电影公司之一。

史提格：不，是《海上璇宫》。你父母不反对你喜欢电影吗，有没有阻止过你看电影？

伍迪：从来没有。小时候有个比我大一点的表姐每星期带我去一次电影院，后来等我大一些的时候，有些邻居小孩的家长的确反对他们去电影院，大人们总是说“夏天到了，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去阳光下玩耍，做些体育运动，去游泳”。那时有传言说看电影对眼睛不好什么的。我讨厌夏天，讨厌燥热的天气，讨厌阳光，所以经常到电影院去孵空调。我每周去四五六天，有时甚至每天都去，只要我能凑到足够的钱。那时总有双片连映，我很喜欢！但冬天的时候要上学，就只能周末去，我通常周六和周日去，有时周五下午一放学就去。

史提格：只要是上映的电影你都会看吗？还是有选择性地看？有没有偏爱的电影类型？

伍迪：刚开始不管什么电影，只要电影院放我就看，后来长大一些开始迷爱情喜剧，那种高雅喜剧¹。我喜欢马克斯兄弟²和悬疑谋杀类电影。

史提格：马克斯兄弟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有些品味超前吧？

伍迪：我的喜剧口味一直都偏成熟，即使在很小的时候也不太喜欢低俗喜剧³。不像费里尼，我从来不喜欢小丑，这可能是因为美国人眼中的小丑和欧洲人眼中的小丑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吧。我从没喜欢过马戏团小丑，对低俗喜剧也欣赏不来，反倒是一下子就被高雅喜剧吸引住了。普雷斯顿·斯特奇斯和40年代早期的一些高雅喜剧是我的最爱。马克斯兄弟大概属于异类，他们很通俗，也像小丑，但又极其复杂高雅、诙谐机智。直到

1 高雅喜剧（Sophisticated Comedies）：一种喜剧类型，与低俗喜剧相对。高雅喜剧通常包含较为深刻的主题，人物塑造多元化，而不是通过丑化角色来制造笑点。

2 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美国喜剧演员团队，成员五人都是亲生兄弟，分别为哈勃·马克斯、格劳乔·马克斯、奇科·马克斯、甘默·马克斯和泽伯·马克斯。

3 低俗喜剧（Slapstick Comedy）：一种喜剧类型，通过丑化人物或用夸张的肢体动作制造喜剧效果，代表人物有马克斯兄弟、劳莱和哈台。

今天我都不太喜欢劳莱和哈台¹，但我那一代人和我的朋友们都觉得他们很棒，总是试图向我解释我错过了什么。其实我并不讨厌劳莱和哈台，只是他们无法让我产生共鸣，因为我从来都不喜欢低俗喜剧。

史提格：我很喜欢《音乐盒》，我觉得那可以算一部杰作。

伍迪：他们的确有一些很滑稽的东西，但总的来说，我对无声低俗喜剧无感。我对卓别林本人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滑稽的人，他的幽默、搞怪和真诚都无与伦比。我不觉得巴斯特·基顿有多滑稽，他的电影固然是上乘的大师之作，是经过精心设计、天衣无缝的，但他本人无法引我发笑。相反，当卓别林走在街上，他身上就有一种恶作剧的感觉，只要他粘上那撮胡子，就仿佛换了一个人。相比之下，基顿则无法激起类似的感觉。客观地说，如果单从技巧方面来评判，基顿的电影无疑是优秀的，但如果从感觉和对观众的影响来判断高下，我认为卓别林更幽默，也更有趣。我喜欢《城市之光》胜过任何一部基顿的电影，虽然我在看《船长二世》和《将军号》时，也能看出它们很棒，毫无疑问是一流的作品。

史提格：他的电影有一种严谨。

伍迪：是的，我敬佩和欣赏那种精巧，但那与卓别林带给我的情感上的共鸣，以及他与观众之间的精神联系，却不可相提并论。

史提格：马克斯兄弟哪里吸引了你？

伍迪：他们才思敏捷，那种荒诞、超现实，还有难以言喻、动机不明的疯狂都太美妙了。奇科和哈勃都才华横溢，而格劳乔是他们中最棒的一个。他们极具天赋，每一个动作都有某种幽默在里头，就如同基因一样。我经常做这样的类比，假如你让毕加索那样的人画一只兔子，普通的小兔子，然后再让一个还在上学的小孩画一只同样的兔子，毕加索的线条中肯

¹ 劳莱与哈台：成员为斯坦·劳莱（1890—1965）和奥利弗·哈台（1892—1957），喜剧电影史上出名的二人组合，曾师从喜剧之王卓别林，是好莱坞颇负声望的喜剧演员。

定有某种独特的东西。他不需要做多余的事情，不需要依靠某个多么了不起的想法，但在他的线条里就是有那么一种东西，让你能感受到它的美。同样，有些人演奏小提琴，一样是照着乐谱，但那种感觉、那种声调就是动人。格劳乔也是如此，如果你和他吃一顿饭，听他讲话，你就能感受到他的幽默，并不是他故意要变得幽默，也不是他所讲的内容有多幽默，是他的节奏和声调里有某种幽默。我是马克斯兄弟的头号影迷，他们的电影充满活力，又荒诞不经。

史提格：你会一遍又一遍地看他们的电影吗？

伍迪：是的，只要附近的电影院放，我就一定会去看。我经常反复看一部电影，喜欢的电影我会年复一年地看，从来不会厌倦。

史提格：你和格劳乔很熟吗？

伍迪：是的，我和他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人很好。当然也有人说他早年是个令人生畏的家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变得柔和了。也许是那样吧，我不知道，但在我的印象中他非常友善，满脑子奇闻逸事。我们都很欣赏对方，他在某些方面简直就像你在家庭聚会上碰到的、总是满口俏皮话的那种舅舅。大多数舅舅虽然比不上喜剧演员，但他们总会讲一些幽默的俏皮话。格劳乔就很像那种你会在亲戚的婚礼、葬礼或是什么聚会上碰到的舅舅，站在自助餐桌旁一边拣鸡肉一边讲笑话。

史提格：你认识格劳乔的时候，其他四个兄弟都已经去世了吗？

伍迪：不，我见过哈勃。有一次我在某个酒吧演出的时候，哈勃来看过我，但我不认识奇科和另外两个兄弟——甘默和泽伯。

史提格：在《开罗紫玫瑰》的开头，米亚·法罗饰演的塞西莉亚和她的妹妹在谈论电影和电影明星，她们看起来不仅对电影感兴趣，还对影星在银幕之外的生活感兴趣，你刚开始迷电影的时候也是如此吗？